

紀登斯

—最後一位現代主義者

Anthony Giddens—The Last Modernist

梅茲托維克(Meštrović, S. G.)著 黃維明譯

Giddens

國立編譯館與桂冠圖書合作翻譯發行

國立編譯館主譯

紀登斯

——最後一位現代主義者

Anthony Giddens-The Last Modernist

梅茲托維克 (Meštrović S. G.) 著
黃 維 明 譯

國立編譯館主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紀登斯——最後一位現代主義者／梅茲托維克
(Meštrović S. G.)著；黃維明譯；—初版—苗
栗縣三灣鄉：桂冠圖書出版；2008.07

352面；15×21公分。—

參考書目：8面

含索引 23面

譯自：Anthony Giddens : the last modernist

ISBN 978-957-730-580-0 (平裝)

1. 社會學 2. 後現代主義 3. 社會結構

540.2

97008113

紀登斯——最後一位現代主義者

Anthony Giddens-The Last Modernist

作者——梅茲托維克(Meštrović S. G.)

國立編譯館主譯／譯者——黃維明

出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35241 苗栗縣三灣鄉中山路2號

電話——037-832-001

傳真——037-832-061

郵政劃撥——01045792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laureate.com.tw

Email——laias@laureate.com.tw

法律顧問——端正法律事務所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

初版一刷——2008年7月

本書由國立編譯館與桂冠圖書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著作財產權人 國立編譯館

地 址：10644 臺北市和平東路1段 179 號

網 址：www.nict.gov.tw

◎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需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委員會（電話：02-33225558）

GPN 1009701764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78-957-730-580-0 定價——新台幣 400 元

前言與謝辭

2000 年末，我相信人類對許多有趣的概念上的缺漏都會感到迷惘。像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概念，到底是死了還是垂死，或是被文化、民族主義、分離主義、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譯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爾幹半島分裂為許多相互仇視的小國。）和社會分裂（social fission）所堆砌出來的詞彙取代了。現代主義在西方也正在逐漸消逝中，在前共產國家則已邈然無蹤。然而西方正試著出口更多現代主義（談論人權、自由市場和民主）和更多後現代主義（迪士尼產品、麥當勞化、網際網路、〈巴尼和他的朋友〉（Barney and Friends；譯註：兒童節目。）等）到世界其他地方，即使這兩種現象都已經死了或垂死，即使西方自己正在迅速的巴爾幹化。

我要針對紀登斯（Anthony Giddens）進行這個有趣的討論，他否認後現代主義的存在，要我們留在他所說的「高度現代性」裡。我也會將他的對手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納入討論中。布希亞相信現代性發生了根本的斷裂，我們於是活在一個失根的、循環的虛構中。我不同意紀登斯和布希亞的看法，雖然我比較贊成布希亞。因為紀登斯所使用的，是今日政客、官僚和專業人士普遍使用的那種空洞而過時的詞彙：自由、行動（agency；譯註：或譯為能動性）、全球化、安全和民主等等。例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本來是軍事聯盟，很快變成一個民主俱樂部，由一些不會威

脅俄羅斯或被俄羅斯威脅的國家組成，而且同心一氣。有誰只因為跡象顯示俄羅斯變得更為好戰，就真的相信這項虛構呢？另一方面，布希亞所強調的虛擬現實和超現實就比較可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一種超現實，而西方的士兵變成虛擬的士兵，因為他們銜命不得為任何原因而死。可是我對這項評價也不完全滿意，因為數十億美元「真的」錢被用來支持這些和其他虛構的東西，還有數百萬「真的」人同意這些虛構的東西。大眾社會可不是虛擬的。

因此我在本書中，透過一世紀前被遺忘或誤解的聲音，尤其是涂爾幹（Emile Durkheim）和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來同時批評紀登斯和他的對手布希亞。我相信涂爾幹和叔本華預見了折磨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概念上的兩難。而紀登斯，像其他多數社會理論家一樣，切斷或改變了社會學的學統，尤其是涂爾幹的學統。我希望重新檢視這個被忽略的學統，以它來批評紀登斯（和他的對手），開展新的討論途徑。

在此感謝鼓勵我以及與我討論本書的同僚：羅耶克（Chris Rojek）、鐵斯特（Keith Tester）、黎士曼（David Riesman）、雷提卡（Saven Letica），以及庫希曼（Thomas Cushman）。

第三章的許多論題，是從以下論文發展出來的：〈尋找科學調查的起點：涂爾幹的《社會學方法論》和叔本華哲學〉，刊於《社會學調查》（*Sociological Inquiry*）第 59 卷第 3 期，1898 年，第 267 至 286 頁。第七章的許多論題，則是從以下論文發展出來的：〈涂爾幹思想中的失序和罪惡〉，刊於《宗教科學研究期刊》（*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第 24 卷第 2 期，1985 年，第 119 至 136 頁。

目錄

前言與謝辭	(1)
第一章 導論	1
為什麼是紀登斯，而不是哈伯瑪斯？	7
本書的風格和立論	11
不同的想法	15
第二章 紀登斯：最後一位現代主義者	17
紀登斯和社會學的終結	23
對紀登斯的批評	27
紀登斯和後現代主義	39
概觀對紀登斯的主要批評	42
當前批評的摘要與特性	51
第三章 社會學方法的新舊規則之爭	57
基礎詮釋學	68
叔本華對康德的批評	77
社會學做為發現的科學	80
常態對上病態	90
設計完善的實驗	96
結論	100

第四章 慾望在行動和結構中的角色	107
改變人類行動者的本質	112
信念與信任	117
尋找社會學的心靈	119
紀登斯如何試圖解釋人類歷史中的情感	125
行動導致更少行動的弔詭	130
涂爾幹對信念與情感生活的敘述	133
社會結構的情感元素	142
結語與意涵	151
第五章 紀登斯的政治社會學	155
紀登斯對馬克思的批評	159
說明紀登斯在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上的立場 ...	167
紀登斯論後傳統	175
紀登斯的歷史終結版本	182
波士尼亞的意義	189
從波士尼亞到俄羅斯	198
結論	201
第六章 紀登斯的現代主義風格	205
紀登斯與布希亞互不相識	225
後現代性變型為低卡現代性	233
資訊媒體的角色	240
結語	244
第七章 沒有限制的行動作為新的失序 ...	249
不完全的行動	253

心理疾病作為行動的問題	255
過度的行動會導致失序嗎？	259
為重新解讀涂爾幹的失序概念奠下基礎	266
失序作為世俗之罪	273
結語與意涵	285
第八章 結論	287
混合的隱喻	295
當代社會學家作為有閒階級	299
摘要	301
參考書目	307
索引	315

第一章 導論

這本有關紀登斯及其作品的書，不採傳統的作法，為讀者介紹紀登斯思想中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的要旨或其他觀點。這方面的工作，克萊博（Ian Craib 1992）和柯恩（Ira Cohen 1989）所寫的書，以及第二章裡簡短回顧的其他作品，已經做得很好了。這本書想要藉由紀登斯的作品，進一步廣泛地討論現代性（*mordernity*）、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文化和古典社會理論與當代的關聯。總之，我將紀登斯的作品視為現代社會學中錯誤的代表。許多讀者可能會期待我的批評來自於同情式的解讀，例如，指出紀登斯的曖昧和矛盾，以最合理的方式來解釋他的陳述，然後對殘存的問題，給予嚴正的批評。但我不想做同情式的解讀。我想要掀起一場論戰，它不是針對紀登斯個人而來，而是針對我所反對的、以紀登斯為代表的當代社會學趨勢。這類作品中，我能找到的好例子，有黎士曼（David Riesman 1995）的《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凱納（Douglas Kellner 1989）的《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和米爾斯（C. Wright Mills 1959）的《社會學的想像》（*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他們在書中的討論，遠超過韋伯倫、布希亞和帕森思（Parsons）。掀起這些論戰的作者，坦承他們並不特別喜歡用來討論的媒介（韋伯倫、布希亞和帕森思），在此我也必須坦白指出，我不特別喜歡紀登斯的作品。儘管如此，我

還是希望藉由以下的作法，填補有關紀登斯的既有文獻，以及其他主題中，必須被填補的縫隙：

1. 聚焦於紀登斯和其他當代理論家所忽略的理論家和理論。例如黎士曼（David Riesman）、溫德（Wilhelm Wundt）、齊美爾（Georg Simmel）和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的作品。
2. 在文化脈絡中，檢驗這些被忽略的理論和理論家。也就是將環繞在他們周遭的人、心理習慣（貝拉和其他人〔Bellah et al. 1985〕讓心理習慣一詞為人所知）、傳統、習俗和知識界的主流納入考慮。
3. 將紀登斯「高度現代性」的概念與布希亞在後現代性方面的作品並列。
4. 挑戰紀登斯的假定（assumption），他認為必須徹底檢驗古典社會理論，讓它發揮效用。
5. 挑戰紀登斯的主張，他認為孔德（Auguste Comte）的鬼魂，有助於他振興已經死掉的那種社會學。
6. 挑戰紀登斯的假定，他認為社會學只研究當代西方社會，這種假定似乎也代表了今日社會學這門學科。
7. 暴露紀登斯作品中，有關民族國家、建立綜合傳統和人類行動的許多矛盾。

眼前這本書，是依照我之前作品的邏輯所發展出來的。這些作品又是針對紀登斯和許多現代社會學家的核心假定、前提和論點而來。在這裡，我碰到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在討論這許多其他主題時，都會碰到紀登斯，而且我在寫作時，已經儘量不去參考紀登斯的作品了。此外，幾位當代理論家已經以我認為值得讚賞的方式處理過這些主題，包括阿米德（Akbar Ahmed 1992）、包曼（Zygmunt

Bauman 1991），闕林爵（Douglas Challenger 1994）、庫希曼（Thomas Cushman 1995）、道特（Keith Doubt 1996）、費德史東（Mike Featherstone 1995）、羅耶克（Chris Rojek 1995）和鐵斯特（Keith Tester 1992）及他人。這些理論家都沒有像我在本書中一樣，將紀登斯擺在中心位置。然而他們和我都有一些相同的假定，就是反對紀登斯社會學的理路。也就是說，現代性帶來秩序，也帶來失序；現代性以一種奇怪的方式與傳統主義和我們所稱的後現代性並存。現代性賦能（enabling）也禁能（disabling）；而且古典社會理論家（涂爾幹、韋伯、馬克思、齊美爾和其他人）對當代社會的理論化仍然重要且有用。

在本書中，我直接挑戰紀登斯，因為他的聲望正代表了當代社會學的許多錯誤。就像布希亞常被稱為後現代性的「主教」，紀登斯可以被視為現代性的「主教」。和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紀登斯宣稱現代性會帶來新的社會秩序形式；現代性代表與之前社會秩序形式的徹底斷裂；現代性會帶來風險，但大體而言是賦能的；古典社會理論家多半過時，或者如果他們被使用，那麼「他們的想法在今日必須被徹底檢驗。」（Giddens 1979: 1），對紀登斯來說，社會學只研究現代社會。

紀登斯對待以前的社會理論家的態度，和當代許多社會學家一樣傲慢，他們認為，在他們之前沒有人曾經嚴肅地以系統的方式來處理過社會。從歷史上來看，帕森思（Parsons）比涂爾幹和其他古典社會理論家更接近紀登斯，可是紀登斯卻宣稱：他是建構出人類行動理論的第一人。儘管紀登斯公開拒斥帕森思，帕森思和紀登斯在態度和假定上有很大的不同嗎？1990 年代，很流行批評帕森思，但更有趣的事情是，許多社會學家想要模仿帕森思，

從默頓（Robert K. Merton）到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諷刺的是，甚至包括了紀登斯。我會在此書通篇指出，紀登斯還留在帕森思的陰影中，雖然他總是批評帕森思。也許更重要的是，當代社會學整個學科，都還留在帕森思的陰影下。例如，紀登斯和多數當代社會學家立即拒絕後現代主義、誤解失序、在分析中忽略情感和文化、仍然執迷於社會秩序的問題、視自我為過度的認知、寧願假定而非認真研究人類行動的本質等等。

此外，紀登斯和他所代表的當代社會學家們，並未十分關心他們立場中明顯的弔詭。而最重要的弔詭，是紀登斯力促人類行動，並將現代性視為毀滅的力量。其他相關的弔詭，包括全球化的概念和界線分明的民族國家。他過份強調能知的（knowledgeable）行動者，必須消極地接受綜合傳統的創建；還有矛盾地相信人們在地方（家裡、鄰里或辦公室）是有力的行動者，可是在全球卻無能為力。

儘管我對紀登斯多所批評，但紀登斯和我都承認新的時代來了，在其中，「綜合傳統」和綜合情感被創造為一個理性的、計畫的替代物，用來替代之前托克維爾（Tocqueville）所說自發的「心理習慣」（habits of the heart）。但是在《後情感社會》（*Postemotional Society*, 1997）一書中，我對這項發展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它是新的奴役形式，而紀登斯卻持肯定的看法（在《超越左派右派》（*Beyond Left and Right*, 1994）和《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1991a）中），將它視為通往民主化生活政治的工具。再創新傳統本質上不一定危險，但可能是危險的，而紀登斯和多數當代社會學家，並沒有去調查綜合傳統可能的危險。為了強調這點，我得在此重述紀登斯作品中一個明顯的矛盾：一方面，他倡言行動、個人

權力和解放，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以民主化之名，提倡似乎反對行動的東西，來向理性計畫和綜合創造的傳統投降。這有如魚與熊掌無法兼得。

我之所以不喜歡紀登斯的作品，是因為他的作品代表了當代社會理論化的一般趨勢，而我相信，那正在破壞社會學。我的意思如下：

1. 多數社會學家似乎接受了錯誤的說法，認為社會學源自孔德的實證主義，而孔德的實證主義又帶出了涂爾幹和帕森思的功能主義。
2. 多數社會學家似乎同意紀登斯在《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1994）一書中所說的，社會學就是要研究現代社會。因此社會學就拋棄了與過去的連續性。
3. 在一個流行書寫與談論社會學之死的時代裡，人們普遍敬重紀登斯。主修社會學的人變少了、社會系關閉，許多非社會學家認為社會學和日常生活沒有關係，在這樣一個時代裡，紀登斯被「主流的」同僚，視為主要的社會理論家，是相當可疑的。

因此，我對紀登斯的批評，應該被適切地解釋為，對紀登斯作為當代社會學一般趨勢的工具與代表的批評。

我還要指出，我認為「主流社會學」的觀念是有問題的。雖然許多當代社會學家提到所謂的主流社會學，我們卻可以爭辯說，沒有這種實體存在。比起鄰近的學科，例如心理學和經濟學，社會學是如此不同、如此未開化。我們可以說，社會學裡有許多細流，朝著不同的方向前進，這樣比較合理。另一方面，菁英期刊例如《美國社會學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和《美國社會學

評論》（*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似乎有意識地在推廣「主流社會學」，作為這學科裡被人接受的觀點，以便為社會學中許多不同觀點所造成的混亂帶來秩序。就此而言，紀登斯是個受歡迎的、主流的社會學家，可是許多社會學家，甚至不需要太注意他，就可以展開他們的事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紀登斯作為一位社會理論家，屬於當前這個時節，而不屬於所有的時節。他那圓滑的樂觀主義、受歡迎的社會學修辭、對理論的淺薄，呼應了當前社會學中那種感覺良好的樂觀意識型態（feel-good-optimistic ideology）的風氣。例如，他認為現代性導致許多人覺得去鑲嵌（disembedded），對此他圓滑地說：他們能夠被再鑲嵌（re-embedded）。我了解我的同僚不會責備他。樂觀主義有什麼錯，即使是最淺薄的樂觀主義？

習慣的回應是如此，也沒什麼不對。但深思熟慮後再回應，會發現社會學在面對無以數計的社會問題時，還建立在不切實際的樂觀主義上，是不夠嚴肅的，而且依目前的形式來看，社會學是注定要滅絕了，因為社會學愈來愈被視為沒有用處。紀登斯和許多其他主流社會學家一直高唱全球民主化的快樂頌，無視於波士尼亞的種族滅絕、俄羅斯人表達對共產主義的鄉愁、歐洲共同體幾乎在成形時就開始解體，借用阿米德（Akbar Ahmed 1995）的話來說，在種種擾人心神的發展中，「種族淨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隱喻。值得一提的是，在所謂的主流社會學期刊裡，沒有刊登過一篇希特勒奪權或犯罪的文章。包曼（Bamman 1989）就寫道，多數主流社會學家忽略了大屠殺。社會學對當前急迫的道德問題漠不關心，而我對這種情況卻很關心。叔本華在超過一個世紀前寫道：以樂觀主義來回

應人類所受的痛苦，是缺德而沒有良心的。善哉斯言。

這不意謂一個比較悲觀的回應，必然帶來虛無或者絕望。悲觀主義可能會找到通往希望和信念的真正途徑，就如尼采告訴我們，樂觀主義可能是虛無的。社會學的偉大悲觀主義者，包括韋伯倫、涂爾幹和韋伯，他們雖然強烈批評社會，卻也指出了有希望的替代方案。他們是願意面對真正社會問題的嚴肅學者。例如，韋伯倫的作品，就以機器的宰制為隱喻來瞭解現代性，涂爾幹陰鬱地認為失序是永不滿足的無限慾望所造成的，還有韋伯有關鐵籠的作品。相較之下，紀登斯沒有去面對這些和其他現代性的負面觀點。他對「高度現代性」裡「風險」的處理方式，只是對現代化的淺薄回應，需要被批判地評價。

為什麼是紀登斯，而不是哈伯瑪斯？

有些讀者不免會懷疑我為什麼不寫一本書叫做《哈伯瑪斯：最後的現代主義者》。哈伯瑪斯已經離開社會科學回到哲學，讓紀登斯接管社會學。有趣的諷刺是，紀登斯吸收了美國的社會學，就像帕森思吸收了歐洲的社會學。無論如何，哈伯瑪斯總被認為是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法蘭克福學派的繼承人。他的目標顯然和他的前輩一樣，就是「完成啟蒙計畫」，儘管那有許多錯誤。但那確實是一個現代主義的目標。所有批判理論家在論著結束時，無疑都以標準化的方式來召喚「純粹」理性，以拯救我們於「工具」理性的水火之中。哈伯瑪斯和他的前輩既不淺薄也不圓滑。相反地，他們的作品既嚴肅又認真。即使批判理論家已經被認為過氣了。

每個西方人都知道，這是因為我們已經太理性了。在我們做「對」之前，我們還要承受多少理性呢？而且，阿多諾和其他批判理論家普遍被認為是菁英論者。他們認為他們掌握了通往「純粹」理性的鑰匙，能夠帶領大眾社會到應許之地。他者導向（other-directed）時代，比批判理論家的內在導向（inner-directed）時代更講究平等和容忍，因此這種菁英主義是不合口味的。批判理論家從不認為一般的感覺或個別的同情心，可以修補啟蒙計畫中的許多病灶。對批判理論家來說，情感是不理性的，而且威脅了他們的計畫。因為這所有的理由，哈伯瑪斯和批判理論家是過時的、內在導向的現代主義者，對許多人來說，有歷史和鄉愁上的利益，但和目前沒有直接的相關。如果沒有紀登斯，哈伯瑪斯可能就是最後一位現代主義者了。

紀登斯隱約察覺出啟蒙計畫的限制——他肯定不是一個有深度的哲學家——他強調情感在（雖然是綜合情感）自我認同和社會生活存在時的重要性。他可能會採取一些後現代主義的作法，認為情感使得自我認同和社會生活一片混亂。稍後我會在本書中指出，紀登斯堅決反對這樣的結論。相反地，紀登斯巧妙地扭轉現代主義：他要求理性化、機械化、殖民化和綜合創造情感。批判理論家和後現代主義者都意想不到這一步。

紀登斯在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辯論裡，所採取的新奇方法，有助於解釋他的訴求。我承認我對後現代性和現代性這兩種替代方案都不滿意。在某些方面，我和紀登斯一樣蔑視後現代性。另一方面，如果我被迫在紀登斯的理論和布希亞所謂的後現代主義間做出抉擇時，我會選擇後現代主義。（我們要記住，布希亞拒絕成為後現代主義者，雖然他被譽為後現代主義的「主教」。結果，布希亞可能會

變成一位反現代主義者。）這是因為布希亞針對目前所提出來令人著惱的看法，似乎是真的，而紀登斯的理論，感覺起來像迪士尼樂園。布希亞似乎比較有原則，因為他面對了社會生活裡悲觀、混亂和難以駕馭的面向。從其他極端，像是批判理論家和帕森思來看，紀登斯太努力試著讓人相信反思性（reflexivity）的力量，即使世界似乎是布希亞所描述的那樣，一個失根、循環的虛構。

紀登斯從未處理創造綜合情感的計畫中的那個潛在黑暗面。任何如此造作的情感，一定是假的，被菁英所操控，而那菁英的道德目標該被公開質疑。傳統上，情感自動自發地產生於自然和文化的氛圍。紀登斯沒有去爭辯或反對文化的傳統觀念，反而想要建立某種綜合傳統。就此而言，他背叛了殖民化、帝國主義、系統建構和社會工程的現代主義精神。現代主義者總是將人們、大陸、時間和空間建為殖民地。就如韋伯倫和其他理論家（特別是亞當斯（Henry Adams）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所說，現代性將機器奉為最優秀的系統，用來組織和馴服自然。在紀登斯的系統中，現代主義者將會殖民自然的最後一個堡壘—情感。現代主義者理所當然地被視為帝國主義者，總是從帝國、聯邦和征服世界這些方面來思考。紀登斯沒有用這些過時又平淡無味的術語來寫作，但他的確以控制情感為基礎，來書寫全球民主。之前，現代主義者甚至將福特主義和裝配線應用到社會生活的機器模型中。紀登斯更進一步，在《親密關係的轉變》（*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1992b）和其他作品中，他提倡自我診斷情感問題，還用很像修理故障汽化器的態度修補這些問題。

類似地，在《民族—國家與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1987）中，紀登斯大打現代主義牌，堅持民族